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六

回奏

傳諭上

尊謚改期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口傳

聖體下部偶有濕毒二十八日恭上

聖母尊謚行禮不便欲行改期臣等竊惟上

尊謚大禮既

聖體有濕毒即當傳禮部改期以請臣等又查舊

例此禮之行皆在二十七日以內伏望

皇上勉抑哀痛之情以保
聖躬凞毒小恙即當自愈其於
大禮可以姦成毋致稽延是亦
聖孝之一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請依期上

尊謚揭

昨文書官口傳

聖體下部濕毒欲改上

尊謚日期臣等不敢不遵已傳禮部另擇日期令

日又再思之

香冊寫定二十八日

詔書已寫定二十九日又已刊

寶今若改期則須盡行更改似有不便如

聖躬尚可勉強則仍於明日舉行只於

內殿扶掖行禮其
御門不妨傳免如
聖意必欲改期臣等亦不敢強惟須在於二十七
日之內此外則必不可耳統望
聖裁速傳以便遵行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
導諭
冊寶朕當親行但近日偶爾下部濕毒數藥未愈
行走不便　几筵前力疾行禮御門免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回奏上

尊謚傳免

御門揭

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慼

慈妣恩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

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滋火流於下部

見今數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

尚在調攝所有

尊謚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
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群臣如儀奉迎朕在
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上以盡孝思至情卿等仰體朕敬慎之意諭卿
等知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孝誠篤至哀痛異常苟可以自盡于
聖母者何所不用只以滋火下注動履艱難故於
御門不便而猶諄諄懇懇

俯諭臣等悲弗成禮其
愛恭敬畏之心一何至也今百僚在列
皇上又力疾於
几筵前親行上進於禮無失
聖母在天靈爽亦必居歆而
聖心固可以無歉矣臣等即遵
諭傳示禮部併文武百官如儀奉迎以仰體
皇上敬慎之意更望
皇上抑情節哀保重
聖躬毋過悲悼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所奉

聖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請免開洛河揭

蒙

發擬河南巡撫梁祖齡一本

內傳宮眷行李由黃河進洛河如鞏偃二縣水淺

即使作速挑濬不許推諉稽遲臣等即遵依擬

上但細觀巡撫本中甚言洛河之難開若開之須

費數十萬金錢巡撫身在地方言必有據且

自孟津登陸至河南府不過六十里與京師

至張家灣同搬運亦便地方官車輛夫馬俱

已齊備似不必多糜金錢于無用之地也之

國大典臣等非敢惜此勞費但念
王既有節省美意而河南府又藩封所涖供應
浩繁更宜體念故敢附陳其愚併另擬一宗
恭請
聖裁臣等何心總之欲成
王之美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催發赦稿揭

該臣等遵奉

聖諭擬上赦稿今已半月未蒙

裁發竊計

聖躬當哀痛之時無暇詳覽且臣等所擬或未盡

當

聖意故遲遲耳今

聖母尊謚已上

詔書已頒中外人情懸望此赦又

聖母升遐且將更服惓惓

遺囑業已播之
綸音傳之天下似亦有難于久停者伏望
皇上勉抑哀情將臣等所進赦稿即賜省覽裁定
發下施行其中有一二欵如楚宗等事皆係大小
臣工萬口合辭以爲當行臣等方敢擬上恭
聽
聖斷若議論尚有不同臣等亦不敢擬抵又臣等
推廣
德意以起廢撤稅二事爲請此乃
聖母與

皇上千年萬載無量功德尤出
特恩非臣等所敢必耳臣等不勝冐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長史不宜加兩司職銜揭

蒙

發擬

福王一本為左右長史加四品服俸及叅議僉

事職銜

內傳准他出旨來臣等仰體

賢王優禮輔導之盛心併

皇上隆崇親藩之美意敢不遵依擬上但臣等歷

稽舊典自開國以來並無以長史而帶兩司

職銜者卽四品服俸亦必俟其輔導積有年

勞然後可加今

下既為二長史懇請臣等不得已委曲承順擬

加服俸斯已大破格矣至于祭議僉事之加

銜乃二百餘年未嘗有之事臣等安敢一旦

而創為之且該部原疏議定三年之後方與

敘遷已奉

欽依今未出都門而遽加官

旨下之後該部亦必執爭又多一番議論反以累

王亦大非二長史之利也至于錢糧田土散在

各處自有他方官當任其責即長史而帶參

議無事何益于事臣等竊見
皇上凡事皆以
祖制爲言而
王頃者慨然之國又惓惓加意節省中外人情
方翕然稱服奈何因此一事破壞
祖制以自損其令名乎之國大典
王爲
皇上愛子臣等苟可奉行毫無所靳惟是事體窒
礙關係典章不得不爲
皇上一明言之

皇上幸以臣等之言告

王郎王亦必亮臣等矣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請點用緊要各官揭

竊惟國家政務惟用人爲急今見在

朝端尚書只有二人而劉元霖又病侍郎只有

四人而魏養蒙又將行空虛已極委難支持

臣今不敢希望盡補只擇目前最急者開列

上請伏候

聖裁如蒙慨

賜點用使各官旦夕即可供職其於緊要事務庶

幾不誤矣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聖母山陵在即事體重大舊例用吏禮二部堂上
官恭往相度而工部有一侍郎專
勅經理又有一侍郎催辦物料其物料尚可帶管
若經理之侍郎則須日逐在
陵督率工役必不可少且已奉
旨相度必不可緩尚書劉元霖在病中諄諄言之
其與禮部侍郎均當承
賜點用者也

一太常寺乃禮樂之司一切神祇祀典皆其
職掌豈可輕忽自少卿劉朔所封印以來諸

事皆典簿官代題已非事體今析又去矣
衙門印信無人署掌目下何
衙祭大禮
北郊之期亦近若聽其空署只以一典簿旦官具
無印之疏以了前件其何以稱
皇上敬其明神慎重大典之至意乎該寺卿與少
卿所當亟
賜點用者也
一戎政乃
國家重務缺官日久茲幸

皇上點用黃嘉善而嘉善又以候代未得即來尚書王象乾既署吏部又管戎政每對臣等徼言困苦且薊遼迫近京師頃以已推之故軍情屢變焉一有事惟京營是恃管可無官專理今三邊總督已推何人所當亟賜點用使嘉善得以蚤來供職者也

一通政司封駁章奏審准詞訟事務甚煩往設堂上官五員相與分理猶日不暇給今見在者只通政使林梓一人而又苦于哀病時欲請告該司參議已推有人所當亟

賜點用以分其勞者也

一錦衣衛鎮撫司職掌詔獄在武流中亦稱要任自掌印缺官凡送問人犯悉皆停閣甚爲不便今

福藩之國則追派撥校役護送等事尤爲緊要所當併

賜點用者也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附請工部侍郎揭

適蒙

聖下吏部一本請

點工部右侍郎林如楚臣等已擬票進

上茲又有工部司務任家相本亦請

點用本官署掌本部印信臣等竊意該部事務殷

繁需人甚急且

陵工在邇時刻難遲若俟

命下另題署印不免耽延時日謹據本擬票呈

覽統候

聖裁儻蒙速賜批發該部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請發赦稿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諭內閣昨覽卿等揭催赦書但朕因

聖母仙逝勞碌哀痛濕火淩烝致流毒下部敷藥

未痊又兼肢體虛弱心神恍惚所擬赦稿未得

詳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故諭欽此臣等仰見

聖心思念

聖母昭神恩赦臣等揭請亦上塵

聖覽不勝感服但此事

傳宣已久難以再緩今百官易服多來問臣等赦

稿何以不發臣等告之正如

聖諭所云諸臣又言

聖母遺命人情企望甚切若久寢不行非所以揚

聖母之大德而昭

皇上之孝思也臣等聞其言正欲再揭申請而

聖諭適頒故敢附陳伏望

皇上少乘清暇之時叅行省覽批發如臣等所擬

未當乞

賜裁改要以恩出

君父斷在

聖心臣等何敢干焉惟是遲留日久竊恐各衙門

又來奏瀆反為不便不如

蚤發之為愈耳至于

聖躬滋火流毒皆因哀痛勞碌所致更望

節哀節勞以膺

天眷尤

宗社之大幸也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九日

附奏點用都察院及各大僚揭

蒙

發擬都察院司務薛養性等請署印本臣等謹擬

侍郎張問達以上伏候

聖裁臣等又思都察院風紀之司關係最重掌院之缺已將十年補一孫瑋又不數月而去今且併副僉俱缺該院空署將一年矣所以紀綱法度日就陵遲今雖用問達暫署其吏部所推左都御史等官仍當

亟行點用以重臺端者也且九列空虛至今日而

極尚書只有二人劉元霖物故王象乾又被
論是尚書將無人矣吏部雖有尚書侍郎尚
不知何時得來戶部禮部刑部工部各只一
侍郎目前事勢非但本衙門無官即署印亦
無官矣軍國大事全頼九卿而乏人至此臣
等心竊憂之而甚自愧其言之瀆也統望
聖明留神裁斷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該閣臣吳道南辭疏

留中未發已經月餘非獨道南之進止不便即大小臣工亦相與疑議以為閣臣既已被

命而辭疏不蒙

批發其非事體

皇上遲回數年方始

簡用乃又視之若有若無不甚留意得毋輕

政幾而失從前慎重求賢之美意乎自來大臣辭

疏無有不發況密勿之臣尤四海觀聽所係

斷無久寢之理若日延一日將令人猜忖愈甚臣等不得不行力請非爲同官乃所以爲政體也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以免臣等瀆聒之罪臣等不勝冐眛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十四日

回奏

聖諭福藩田土摺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覽王所奏之國指日養贍地土尚未報到原給四萬頃卿等屢奏地土難以湊處王亦具辭今減去二萬頃王任京養贍原何京[illegible]停宿各項子粒今已辭免隨從人役何以養贍且地土該部如何尚不承服輒自推諉寂無消息顯是漫不經心好生可惡姑且不究各該撫按官延捱怠玩不行速報卿等傳示該部還

著馬上差人守催上緊造冊隨途呈報不得似
前虛文塞責必罪不宥故諭欽此臣念
福王田土已蒙
聖恩減去二萬其二萬之數似當處給臣等屢移
書與各省撫按官言之必當委曲處置不敢
而違今承
聖諭臣等即傳與户部馬上差人守催造冊解府
以仰慰
聖懷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聞奏

旨諮部核事情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覽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所擬其蠲免陝西駁造羊絨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但係緊急上供且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逐言

謫戍等官已有旨了故諭欽此臣等連日正爲
此事甚懷懸望今蒙
聖裁發下于臣等所擬赦條自陜西等鎮外並蒙
允行于所揭請起廢罷稅二事又蒙
皇上親自裁定廢臣則分別敘用稅則減三分之
一至楚宗沈錮已十餘年一旦得覩天日此
旨
皇上孝誠純篤超絕古今于
聖母遺命不但遵行而且推廣薄海臣民孰不頌
如天之仁而識

聖母之福于萬年無窮極也臣等不勝歡欣不勝

感服所奏

聖諭臣謹即傳宣以慰中外饑渴之望謹先具回

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請減秘徵倘

蒙

發下

聖諭又

欽定赦稿臣等感謝

天恩即具回奏又蒙

傳諭赦稿著照

御改寫一本來看臣等謹即寫進其、

欽定原稿臣等留下令中書官繕寫請

寶頒給乃臣等又有無已之懇本不當言亦不敢

言惟仰恃
聖慈如地如天又不能自已于言敢冒陳之今天
下民窮實甚望罷稅實急茲蒙
皇上減去三分之一已不勝慶幸如再徼
聖恩減去一半則
功德更大而海內之感戴更深臣等計之共進
宮解部所少之數共不過十餘萬金而其造福
于生民無量且可以省後來之瀆請此臣等
之所願望而不敢必得者也如蒙
聖慈慨允乞即

俯示以便遵行臣等不勝罔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以宮用器物婚禮大典各項進賜賞賚甚多省直額進稅課接濟急需尚且不敷三分已減去一分以彰恤民德意停止之旨已明朕復細檢閱釋楚宗幽禁一條但其事不止為毆一巡撫而已且初起群哄誣訐楚王今朕又添改各省直災傷內朕亦添改批發於卿等謄進詔帖上可照今改寫詔于四月初四日頒行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送　福藩之國奏聞指
臣等祗送
福王郊外見
王于輿前不勝聽戀悵別之私即
王亦爲臣等悽然因思
皇上骨肉至情當如何繫念惟是親王就封國家
令典
祖宗以來皆是如此而
福王久留京邸人情妄相猜忖亦大不便臣等
稽之舊章揆之事勢不得不勸

王行然非
皇上聖明割難忍之愛以建維城之基
皇貴妃協心贊助臣等安能強之
王行之後浮議盡消萬事盡妥內而
宮闈外而薄海民多少形迹添多少和氣
福王千萬年作藩河洛與國同休自是
宗社大慶
國家第一件好事臣等見長安士民奔走扶携
塡街塞路無不咨嗟贊嘆謂
賢王就國被道光華何幸躬逢其盛前日之人

情如彼今日之人情如此臣等竊為

王慶計

皇上與

皇貴妃聞之亦可以釋然于衷矣臣等敢述所

聞兒以寬

聖懷亦區區忠愛之一念也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請　詔赦內添入楚宗事情揭

蒙

發下赦稿中外間之無不感頌其楚宗蒙

宥尤見

聖母與

皇上好生大德天地覆載不足踰也楚宗之罪在

于訐奏

楚王戕殺巡撫臣等揭中已明言之而所擬赦

稿偶遺訐奏

楚王四字恐外間奉行不便臣等仍欲添此四

字庶無遺漏至于鈐束諸宗毋再縱肆則該

部尚當有請以稱

皇上之德意耳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請發王尚書辭疏揭

頃者兵部尚書王象乾以人言乞休杜門辭
印吏兵二部並無一人諸務盡皆停閣竊意
皇上必且陳然動念亟爲處置亟爲推補乃象乾
辭疏及吏部題請署印之疏俱未
檢發不惟象乾進退無據而一時各官當陞者不
得陞當選者不得選銓務壅滯人情惶惑深
可慮也伏望
皇上將象乾原疏立
賜部斷或令照舊供職或令仍署吏部統候

聖裁其
新點尚書鄭繼之侍郎李誌相應催令前來供職
仍將近日會推吏部侍郎孫慎行禮部侍郎
何宗彥並
賜點用俾即到任管事庶分理有人部務不廢此
目前最切最要之事不容時刻緩者萬惟
聖明留意臣等不勝迫切翹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請假調理摺

臣奉

命入直又經三月積病積勞不勝因苦向者因痔瘍下血已難支持近又加以腦漏之病口鼻流膿日夜不絕醫者咸謂心血枯竭虛火上蒸所致每欲請假調理適值

聖母升遐

福藩就道不得不黽勉供事昨送

王郊外人衆挨擠萬馬奔騰踏傷左足步履艱難業已三日不能入直不得不乞恩

君父伏望

聖慈賜臣一假調理數時如尚能苟延殘軀以事

皇上臣之願也而非所敢必也閣中事務有臣從

哲辦理臣雖杜門伏枕可無慮矣臣不勝悚

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回奏福濟田土摺

諭文書官劄用傳出

上諭內閣朕昨覽戶部覆奏內閣傳諭本有河南所造福府地土冊已於二十日送本府記朕問取冊看其冊內後開派徵銀湊數有司徵解送府應用以與屢旨有違且比例用上四萬也減二萬其數似為不少各官宜仰遵上意仰行如數撥給堪種膏腴地土可也何乃屢次不遵恣肆抗違情屬欺玩卿等還傳示該部即便行文三省撫按各要遵照前旨清查堪種膏腴實

地二萬造冊送府自行管業仍將經管人役各
參來說不許違誤取罪故諭欽此臣等竊惟
福王田土節蒙
聖恩減去二萬其餘二萬尚各宜仰遵
上意如數撥給本月二十日臣等已遵
諭傳部差人於催去後茲復奉
嚴諭以河南冊中所開尚有派湊銀數臣等謹衹
傳示戶部即便行文三省撫按官務遵
屢旨查撥造冊解府以慰
皇上惓惓至意所有

聖諭尊藏在閣臣等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回奏

聖諭再請減廣東稅額摺

該督具題請減歲額之半此乃憑藉

聖慈敢爲虛己之求伏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宮用浩繁屢遇大典各項進賜費甚多省直額進稅課接濟急需尚且不敷三分已減去一分以彰恤民德意停止之旨已明朕後細檢閱釋楚宗幽禁一條但其事不止爲毆二一道撫而已且初起群哄誣訐楚王今朕又添改

各省亢旱災傷內朕亦添改批發於卿等所進詔帖上可照今改寫詔于四月初四日頒行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念念慈仁事事精審于

國家政務及臣等陳奏無不

留心即楚宗一條添改數字極其周全極其停當

真

大聖至神曠千古而僅見者也臣等循環捧誦不勝感頌不勝愧服其稅額已減停止有期臣等亦不敢再瀆惟更有冒昧一言於事理可

行稽度
聖心亦所不斷者敢亦陳之蓋各省稅額多不過
六七萬而廣東一省乃至十八萬民間賠累
多年委為困苦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亦
寥落臣等每逢廣人談及此事輒傷心蹙額
頃又合辭請于
皇上其情甚苦臣等欲為一言而自念前者已蒙
聖恩減去二萬茲又減去三分之一不宜頻瀆但
了細思之該省稅額尚有十萬餘較之他方
終是獨重此時黎夷作亂興師動衆騷擾不

勝實難支持伏望
聖慈曲垂憫念再減二三萬以救此一方之民乃
無量之功德也如蒙
俯允當另發
聖諭以昭特恩不必入于
詔書中耳臣等昨又接該省撫按官揭帖極言高
寀欲至地方人民驚駭之狀此事關係不小
更望
聖慈亟發
德音諭寀勿行以安人心臣向高閩人豈不欲寀

之去留長短須度其利害之輕重有所不可如
宋必欲行則必有意外之事即馬堂之至揚
州退損而歸可鑒也臣等區區愚衷不敢不
盡至于盡撤権使以餘稅歸之有司責令徵
解此尤至省至便之事當出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遽請耳臣等不勝悚息祈懇之
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一日

乞休第四十六疏

謹

奏為病患日深

主恩難報乞

賜骸骨歸死故鄉事臣備員歲久罪釁如山無年無月不求歸去伏蒙

皇上多方慰留惓惓款款真有家人父子間所不能得者臣是以冒罪馳驅靦顏供事不恤一己之身名少酬

聖明之寵顧延至今茲而臣之情愈危身亦愈病

不可得而強留矣臣二十年來甚爲痔瘍下血所苦近又加以腦漏鼻衄之疾痰火上炎膿從口出咽喉蔽塞氣息不通每于呻吟中

念

聖恩之深厚知報答之無從則感極而泣思夫孰之艱難嘆一身之狼狽則悲極而流愁悶填胸度日如歲孱然之軀豈堪如此之銷鑠哉

今

聖政維新

鴻恩誕布中外人情喁喁以望太平此千載之一

時臣以至愚之質事

至聖之君罪不加誅言多

聽納如不肖子之見憐于慈父愛護有加亦千載之一遇苟非有萬不得已之情積年沈痼之病何敢言去何忍言去天實困臣無可柰何

惟望

皇上哀臣憐臣予臣休致臣藉

皇上之寵靈幸而未遽塡溝壑得以假息逰魂復

上先人之丘壠以少盡人子之心其於

皇上錫類之大孝

體下之深仁亦有光矣臣草此疏一字一淚以方
請假調理未敢遽進而昨見同官臣從哲有
揭催臣之出夫臣之必不當出必不能出從
哲豈不知之而乃爲此以苦臣哉臣恐
皇上因同官之言復煩
温綸滋臣之罪必且不安故仰以下情上
聞統望
聖慈曲垂鑒炤臣不勝懇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前以傷足請假朕意調理易痊柰何因此
遽興歸志今國家多事目前

聖母大禮未襄幾務煩難急需贊理卿調攝已久稍可即出入閣視事以慰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請准勘沐啓元揭

適蒙

發下鎮守雲南沐啓元請勘本

上傳不准辭臣等竊念此事屢經撫按執奏不過

因啓元管事之初未經撫按奏請與前

旨不合遂致彼此互持爭論未已夫以西南重地

夷民錯居全賴鎮臣彈壓而彼任八月撫按

尚未相見其行事掣肘可知恐非地方之利

也臣等愚見以爲啓元旣自請勘合無即

允所請行令撫按作速勘完具奏此於啓元一

所損而又不失從來奏請之例庶諸臣之心
舉安而於封疆亦大有裨益矣謹擬票進呈
御覽伏候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九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六終

綸扉[illegible]

聖諭[illegible]

奏[illegible]

温綸再懇

大恩哀憐允放事該文書官冊登等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隣昨覽卿奏知卿微傷左足請假暫攝已逾旬餘諒必痊愈目今典禮隆重國事繁多正賴卿等匡濟豈可久居私寓宜即遵旨遄出入閣佐理以副朕佇望之意毋

得再有托康樂諭欽此臣謹扶掖下床叩頭恭
辭又[illegible][illegible]以病患日深乞
賜骸骨奉
吉卿前以疾請假朕意調理少痊未何因此遽
興歸志國家多事目前
聖母六旬萬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賢卿講讀已久
稍可即出入閣視事以忠眷優不允所辭吏部
知道欽此臣終朝之間兩辱
溫綸一勤中使蹐天蹐地無以自容而中使又傳
宣

聖意必欲臣出是臣之病苦下情尚未足以動
天聽其超生救死尚未有路也悲傷之極不覺對
中使而涕泗横流幾至殞絶矣臣受事八年
陳乞無數向非馮依
靈寵結戀
忠私必不能延至今日情有所必窮而勢有所必
極今日固臣至窮至極之時也卽
皇上之所以留臣亦窮極而無以復加則何如放
臣一去使
君臣之間寛然有有餘不盡之意之爲愈哉目前

聖母大禮十完七八只有
山陵一事禮工二部自能任之臣查
累朝山陵之期大較不出百日內外蓋禮制固然
即
梓宮久在
內殿亦爲非宜
聖母襄事當必不遠
皇上但一而允臣之歸臣未敢即去俟御舁攜扶
哭送
聖母于郊外而後行以少盡臣子之心其他幾務

繁煩有臣從哲料理其人者不過
東宮講學補大僚起遺逸數事是在
皇上可以片言而裁該部可以奉
詔而請無所庸臣爲矣臣聞之狐死首丘臣區區
血誠惟欲以此一副骸骨歸死于先人塚墓
之傍至于
聖恩深厚無從報稱則惟有生生世世變爲蛇雀
化爲螻蟻以補此未了之念而已抑臣又有
言焉臣生平快口直腸語言不慎久與樞機
必招禍患數年來本章票擬皆臣一人謬戾

實多昨言者責臣

絲綸之重可以入幕而要求羅織之獄可以假途

而得

旨舌端之意指自明筆底之風濤横作臣甚慨之

服之頃自杜門後即告臣從哲一切票擬不

必相聞庶幾少贖既往之愆用紓天下之慮

是示臣報

國之一端也更孝

皇上速允臣去以安人心臣不勝感激哀鳴之至

萬暦四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請存問申沈二輔臣疏

奏為敬循舊典仰乞

天恩存問耆德輔臣事臣等查

累朝舊例大臣年八十以上有

存問之典而輔弼重臣又與他官不同遠如王鏊

謝遷毛紀賈詠近如徐階或年登八十或未

及八十皆蒙

特恩遣官存問前此庚戌之歲原任大學士沈鯉

八十臣等擬請

存問而士大夫間咸謂鯉以精忠亮節未登首輔

經綸康濟之猷未及盡究方當旦夕
召用以慰輿情不必遂舉此典臣等逡巡而不
敢言今
徵綸尚稽而鯉年已八十四矣若復遷延不舉終
是闕事今歲原任大學士申時行又登八十
臣等竊念時行事
皇上日久任
綸扉十有四年當國之日居其大半老成持重深
得補相之體又當時政缺急之後濟以寬和
元氣漸復其調劑苦心蓋有天下人所不及

知而

皇上獨知之者優游林下二十餘年完祉備庥近世罕見其與鯉名德壽考同在一時皆人倫之領袖

聖代之光華也臣等查有毛紀等事例輒敢上聞

如蒙

皇上俯念二臣為昔日舊人

特勅禮部查照舊規各差行人一員齎

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于以昭

聖主眷念耆宿之盛心而增

清朝巖居之盛事豈不美哉至于順輿情以行

召用是在

聖裁原不因此而相妨也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請發王尚書病疏及點巡視科道揭

該兵部尚書王象乾題奉

明旨令署掌銓務業已接印管事矣頃又具疏以病尚未痊請假調理其教職掣簽欲令司官代行急選大選及會推諸事欲暫停止以待

新臣之至臣等竊以為不可夫急大二選乃

祖宗舊制遵行已久豈容暫停內而部寺外而巡撫向來懸缺不止十餘會推豈容再緩今若槩行停止則銓政益壅人心益鬱豈非

皇上付託象乾之意也伏望立發原疏責令遵

旨速出完此大事吏治幸甚臣等又接得太僕寺卿陳禹謨等揭謂巡視科道無人本寺一應錢糧入者未敢徑收出者未敢輕放各邊年例撫賞等銀守候已久發解無期關係邊情甚非渺小臣從哲今早入長安門有遼東領銀委官告稱召募新兵五月無糧嗷嗷待哺恐生他變臣等聞之不勝懍懍更望

皇上將原推科臣姚宗文道臣劉光復亟

賜點用庶營務以重邊數可消矣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聖主俯乞休第四十八疏

奏爲類辱

溫綸恭謝

天恩再陳愚悃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朕前已諭卿雖微傷左足

允假暫攝即出何乃又有此奏即今

聖母大典未襄無國家多事政務繁重正賴匡襄

贊理卿爲元輔豈恐久卧言去棄國事何其大

逡遁逸等事朕以悉知卿素公清直諒豈得以

浮言介懷宜遵屢諭安心即出入閣佐理以副

朕佇望至意不必再陳特諭卿知欽此臣以病困不能出至庭中拜伏只扶掖下床叩頭恭

謝竊惟

隆恩至此近世希聞欲俯竭黽勉仰答

聖心而力不能强欲瀝膽披肝少攄感念而口不能宣惟有對中使涕泣而已臣病足未痊加以宿疾如下血痔瘍新患如腦漏鼻衂一時竝作萬苦俱叢七尺之軀累臣已甚臣亦自厭其殘生矣人情窮急必呼天呼父母

皇上之恩臣念臣過于天地父母臣不控訴
皇上更將誰控
皇上以國事緊重苦欲留臣不知臣在此無益于
國事之分毫而徒以累
君父之眷念多留一日即增一日之罪古人欲休
官者曰無官一身輕臣竊以爲無官尚有罪解
使臣得遁罪而去苟安林壑延醫問藥庶幾
猶有痊可之期
皇上之于臣不啻起白骨而再肉之矣臣乞歸頻
數孤負

聖恩自慚自恨非病極情危萬不得已不敢如此

如其遜請遜出終年言去終年不去只是貪頑

鈍之尤何以對士大夫而

皇上亦安用此臣爲哉萬望

聖慈俯垂矜允或照先臣王錫爵事例

賜臣一假臣若未死尚可再來是亦

皇上之所以恤臣也臣不勝悚息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辦朕知道了卿偶疾請假朕已再次

諭留何爲堅執求去殊失朕懸望之意

山陵係慎終大禮卿可即出與朕襄事若國家多

故允非大臣潔身之時尚體朕懷勿得再有陳

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恭懇

聖母神主摺

該臣等欽奉

聖旨本月初三日準中書官於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

神主神位臣等伏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神位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於

帝后之側於禮未宜今臣等謹遵舊例題稱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謹具題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詳慎著遵

祖制行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因病不能恭祀題

主揭

臣伏睹中謂今日恭題

聖母神主同官臣從哲遣人來言閣臣例當恭祀

臣以病不能人心甚不安然書寫既有中書

官恭視又何臣從哲淵臣亦可以不預耶

皇上諭臣謂

聖母大典未襄臣念

聖母大典惟

山陵未畢一切事務係禮工二部料理只日期未

定不便遵行伏望

皇上即行檢發此外亦無他事如其有事臣雖病也豈敢推辭若甸匐奔送則臣餘息尚存猶扶掖以從百官之後少盡臣之一念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請　允候補科道過

竊見聽補科道諸臣候

命以來累月經年茫無歸着該吏部題請及臣等

揭催亦既舌敝脣焦心殫力竭矣而

天聽未回

俞旨尚寂徒令諸臣羈棲邸舍荏苒歲時身居不

進不退之間名在有官無官之際殊為不便

今

恩詔普頒遺賢並錄海內人士莫不彈冠相慶咸

得耀於光明獨此數人者守

輦轂之下依
日月之光乃坐困窮年不得一展其用竊恐群情
尚鬱
聖孝未光臣等不但為諸臣惜兼為國體惜也伏
望
皇上乘此庶政更新之會霈發
德音將林材楊道寅等道臣唐世濟等盡補原職
則久屯之
恩澤一旦旁敷將久鬱之人心祟朝歡豈諸臣有
不感激矜奮致身報國者臣不信也臣等叨

居輔洊職在用人故不辭煩瀆再爲申請惟

皇上留神速允諸臣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請撤稅監高寀揭

臣今日接得福建撫按官揭帖與臣鄉縉紳親友之書言稅監高寀激變事臣一讀之驚駭欲絕　閩之安危在于呼吸不得不急控于

皇上寀在福建日久人甚苦之近聞其帶管廣東延頸企踵以望其去然臣以為移此害彼均是王民不忍使廣東獨受其禍而寀以將有粵行搜括愈甚造船蓄貨索取民間百物凡領價者毫不給與且加以鞭箠人情憤怒[illegible]

集該監衙門由百而千由千而萬喧閙不已該監遂令左右行兇殺死二三十人盡焚其屍射放火箭燒燬民房數百間百姓聚集愈多環起而攻之地方官勸諭方散次日該監復躬自提刀率領百餘人皆張弓露刃突入巡撫公署提拏巡撫併巡撫之子至于街中兩司官李思誠呂純如等以刃解救方放巡撫回衙復劾李思誠呂純如為首次日以陳同知代之思誠等方得脫身其狼狽顛沛之狀不可盡言即撫按官自惜體面而疏中亦不

欲盡言祖今百姓旣與該監爲仇勢不能已該監懼百姓爲難必募人集兵與之抵敵兩下戰爭將地方受其塗炭而負山阻海之奸民乘之爲亂內然下命外引倭夷嶺南之禍自此始矣又豈但如雲南之楊榮湖廣之陳奉已哉臣恐撫按官所言或因相激未敢遽信乃鄉人之書無不云然且更甚焉臣上憂

國家下憂桑梓莫知所措惟望

皇上亟與綸音將寀撤回責令撫按官約束百姓不許爲亂是豈但臣鄉之大幸亦寀之大幸

也臣與寀素無往來絶無嫌怨委以事情危
迫不得不言若有一毫敢欺
君父天地鬼神當殛臣矣計該監亦必有疏剔生
事扇激怒
皇上尤望
聖明炤察臣不勝昂眛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公請撤稅監高寀揭

昨日接得福建撫按揭帖言稅監高寀激變地方之狀臣等讀之不勝駭異夫寀椎閩日久播惡多端怨毒滋深人心痛恨近因入粵不遂益肆誅求索取金珠寶物動至千百又私造雙桅海船置辦通番諸貨一切價值分毫不與小民虧折賠累憤激難堪昨四月十一日因索價不得群眾鼓譟寀不能以理諭遣當令左右執持刀鎗殺傷多命舉放火箭燒燬民居次日又突入巡撫衙門並其子刼

之以出復挾道府都司等官質於署中竟悖
猖狂勢同反叛此其心尚知有
朝廷尚知何天日乎向來稅使貪橫無如楊榮
陳奉等然止於荼毒百姓淩辱有司亦未有
悍然敢與巡撫重臣為難者宋之狂肆若此
則其平日恣雎暴戾草菅人命弁髦法紀又
當何如即今民情洶洶眾怒難解其勢必甘
心於宋而後已若宋一日不去則眾心一日
不安將來之禍更有大於此若臣等不暇為
宋惜直為八閩安危惜已伏乞

明旨勑家門即回京其福建及廣東稅務俱令有

司料理則

綸音一布萬衆歡呼地方危而復安人心亂而復

定不惟家得保其首領而海濱重地可無杌

隉之虞矣昨役復接兩廣總督張鳴岡揭

帖示言家貪憤之狀聞之令人髮指至其假

汙衊之詞行脅制之術則又市井無賴所爲

不足以欺三尺之童者惟祈

皇上速斷以惠此一方毋徒視爲尋常遲疑不決

致貽東南無窮之患也計宜早晚疏至必且

誣揑地方諸臣以卸已之罪尤望

聖明洞察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一日

催吏科掌印揭

照得吏科缺都給事中該部已推工科左給

事中李瑾陞補而

明旨未下掌印無人一切章奏悉皆停閣不得發

抄是以一官之缺致使

王言壅而不宣人情鬱而不暢所繫甚不小也無

以二月選官守候文憑在今未領使諸臣雖

有官守之寄而無赴任之期曠職廢時豈成

政體目下大選教職及急大二選又千有餘

人咸望吏科掌印有官方得領憑赴任人數

門吏眾屬望吏殷

皇上念及於此有不容時刻再緩者乞

檢吏部原疏將李瑾即

賜點用以存

國體而慰群情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大祀改遣分獻揭

恭照本月十六日夏至

大祀地壇

方澤例派大臣二員分獻先該臣等擬臣從哲及

尚書王象乾承蒙

批發適閣象乾身有期服不當與祭竊恐臨時更

改必致誤事查得閣部大臣除臣向高杜門

及李汝華等看牲外只有侍郎孫慎行堪以

改遣伏望

皇上於原疏中改遣臣慎行同臣從哲前往供事

庶分獻有人而
大典不誤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因

山陵請補大僚揭

題侯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揭帖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

人甚衆見今部寺卿貳寥寥數員恐分遣無

人步送無人於典制有虧觀瞻不雅共升

皇上孝思

聖母慎重大禮之意欲祈盡

點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之官聊以盡無窮之

孝思此真目前之急務也臣等竊見邇年以來九

列空虛百職曠廢其在平日不過東那西借
苟且支撐而今何時哉
皇上所以竭誠於
聖母者只此一事所以自盡其孝思者只此一時
乃以欽官之故使禮文不備
大典不光無論
聖母在天之靈不能盡慰以
皇上孝事
聖母承歡聚順四十年如一日而乃於慎終之禮
闕略若此於心獨無慊乎與日追思繼悔何

及伏望
皇上深維大禮不可或忽大條不可不亟
允部推行
賜點用使天下謂
皇上因
聖母之故而陛補多官其感激
聖孝當不在起廢赦罪蠲租之後矣臣從哲適見
禮臣孫慎行言
發引擇吉已奉
明旨襄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禮

節許多題請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而禮科無人發抄恐致誤事更望

皇上將該科署印之官仰

賜批發是亦今日之急務也臣等不勝迫切仰祈

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科中條陳時事疏

方為病臣乞歸迫切敢效愚衷仰瞯

洪造事臣自伏枕以來百事不聞今病患愈深勢

在必去不宜復譚天下事然臣受

恩深重倍萬尋常一日未死一日不能忘國家之

憂呻吟中每念大僚缺乏邊餉空虛候補科

道諸臣久未奉

旨大選各官文憑未領不得赴任京營巡視無人

馬價久稽吏部題上起廢各官未蒙

批發皆關係目前急務不容停緩皆同官臣從哲

先後懇請臣亦附名不知
聖明一一詳覽與否臣竊觀
皇上留心政務凡事雖多遲留乃至重大緊急未
嘗不行今九卿共止六人奔走支撑日不暇
給而其最苦者如戶部之李汝華以一人而
兼尚書侍郎之任又無總督倉場米鹽等書
凌雜煩瑣手以斷決而又加以權衡之難處
那借未幾各邊又至索何無人一分其勞一
佐其畫乎禮工二部有
山陵之事而以一侍郎無總既困其人亦輕其典

刑部一侍郎且兼都察院矣三法司重地寧
參乃爾項尚書王象乾惓惓以
山陵大禮追造無人爲言臣謂即不爲
山陵計大僚亦不可不補也候補諸臣其前資者
已經十年後資者亦經五年在京守候又一
二年尚未得效一官半職之用
國制于丁憂官率多優處奈何于諸臣而獨困
之且人數無多何所疑慮而靳惜若是吏科
都給事中京營科道循資遷轉遇缺題差尋
常事耳乃因靳此三人而使千百候選之官

坐困都下百萬待哺之卒號泣邊隅甚非計

也至于起廢一事以

皇上憐才之盛心行

聖母施恩之遺命普天率土誰不歡欣乃留中日

久人情轉疑臣竊謂

詔中此欵乃

皇上獨斷

御筆親書斷無不行之理或吏部所議擬未合

聖心則當令其再斟酌上請以聽

聖裁或即

賜明示使可奉行惟是遷謫諸臣
詔中諭部覆未下者照原擬用
聖意尚未甚明臣查當日之部覆皆已得
旨又皆係首領雜職淹留久者已二十餘年苟令
仍守故秩不一敘遷不幾虛此
詔乎臣謂該部宜查舊體
聖意酌量推用不論在內在外皆可自效其向經
降謫後已
錄用不在起廢之例如鄒元標饒伸輩宜特疏爲
請使先被

聖恩者也乃臣又有懇者臣鄉稅使在閩日久近
有激變之事臣不敢言其他即以巡撫重臣
司道大吏而輒肆迫挾
紀綱法度敗壞已極即該監不得已自為救死
計亦豈無他策何遂至此今民怨日深禍變
不測地方官日陳兵為衛萬一勢不可支如
滇南故事則
國體盡傷而天下後世謂
聖明臨御之日頗見如此之事又因榷稅而致其
為

聖德累殆不小矣及今卽
賜撤回所全實多亦所以全家也此事臣知
聖明必有處分但遲一日則地方蚤安一日耳以
上諸事皆臣從枕上往來胸中不能自遣僅
倚口占語無倫次幾如去婦將出門時猶沾
沾譁說家事非愚則迂要亦自盡其心而已
臣言止矣統望
聖明俯垂炤察臣不勝昏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直陳時政切要具見愛君憂國之
誠補大僚諸事稍俟檢發起廢亦當詳覽施行

高家事知道了卿雖調攝在寓常以國事為心何乃堅卧求去屢諭不起矧今

聖母梓宮發引期迫卿宜遵旨即出共襄典禮以慰朕懷慎勿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擬票御馬監本附揭

通察

發下御馬監少監李成等本

上傳出司禮等閣本中語意大率謂屬升侵欺公

用銀兩欲

勅法司追究而未嘗明言銀兩係何項錢糧侵欺

作何等情狀但云蘇應詔等而不開衆人之

的名但云又將今歲公用侵欺而不開侵欺

之實數此其說似難盡信據稱邢洪屢賜未

察

批發想
皇上已洞見其情矣臣等謹遵
傳旨擬票上
請計該部自能查勘虛實不致枉縱是亦平刑慎
罰之一端也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謝
宣諭疏
奏為
溫旨頻下慨感不勝再陳愚誠仰干
天聽事臣前蒙
宣諭具奏陳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偶疾請假朕已再次
諭留何為堅卧求去殊失朕懸望之意
山陵係慎終大禮卿可即出與朕襄事若國家多
故尤非大臣潔身之時尚體朕懷勿得再有陳

奏該部知道欽此臣惟
皇上之事
聖母孝誠一念通天地達鬼神真千古僅見使臣
磨頂放踵可以助
皇上之孝思亦無所惜茲以
山陵大禮
命臣出而襄事臣何敢違亦何忍違但念此禮各
有司存關臣不過按舊章而禀擬無所用臣
而臣前所陳病症日甚一日沓無痊可之期
近又以稅使激變臣鄉憂煎公私寢食俱廢

即欲爲他人左袒勢必不能孤負

聖恩罪當萬死爲中間科臣劉文炳論劾御史徐

縉芳劉策陳一元謂其皆臣私人藉臣爲寵

爲鷹犬爪牙之用劉策與臣杳不相及若一

元實係臣親縉芳實係臣同鄉固宜文炳有

此議論惟是臣以不肖之身累及親戚累及

鄉里又累及素不相知之人大用愧心而御

史謝正蒙又以稅監事責臣坐視鄉人之死

而不救其言甚切其意甚厚臣於此事曾與

同官力求

處分其坐視與否

皇上之所知也即無論臣鄉正家粵人臣之苦口

苦心爲粵人請命亦

皇上之所知也方尚家帶管廣東之

命下臣鄉士民聞家將適粵微若更生延頸企足

以望其去撫臣袁一驥難違衆心是以有聽

從其便之說臣念粵人閩人疆域雖殊然自

皇上視之均是赤子彼此何分臣仰體

聖心不敢從臾家之適粵也使家遂爲粵行則今

日閩人之禍粵人當之矣臣實以此愧見鄉

之父老罪將何辭正蒙又責臣不能盡罷權
挽俾減三分之一尤爲根本切要之論敢不
心服總之臣望輕而居高位能薄而值時艱
文東壞西得此失彼種種愆尤臣實自知二
臣所言皆其小者與臣出處去就無相干涉
臣歸念久決方欲力請而適聞
聖母發引之期已擬定六月初九相去甚近臣當
恐延以待伏望
皇上哀憐先許臣歸臣杜門屏跡至期奔走攀送
公私兩盡是尤臣之大幸也如尚有貪戀濡

恐不肖之心以欺
君父則真天地間之罪人矣臣不勝哀鳴迫切之
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收李朴用

竊見年來

朝端多事心甚苦之近又加以李朴與諸科道官攻訐不休愈覺紛紜朴之所言雖出有激然科道官豈無賢者而一槩詆毀豈成事體

臣等已勸

皇上速允部院之議即放朴去而尚未蒙處分今見朴又連日上疏將來復致大鬨臣等不得已再申前請伏乞

皇上將臣等前所擬上部疏即

賜發行或有未妥望
賜裁改但使朴去而
朝端安靜亦臣等之幸也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辯過御史論奏疏

奏為愚臣輕棄家鄉再懇一言畧明衷曲事昨見御史過庭訓有疏言高宋與藍淛事望之以據當又謂臣欲借四明以禰淛人四明者原任大學士沈一貫也一貫臣師門墻之誼不薄先歲以

楚藩妖書事與禮部侍郎郭正域相失臣處師友之間兩慊殷念其後一貫歸正域沒兩下之結解矣使臣有禰一貫之心也為險淅無行況又借之以禰其鄉人哉又況弓其譏論

意見之偶同者哉此真李林甫盧杞之所不爲也戊申己酉之間言者多云淛人臣曰淛大藩也碩德名流項背相望奈何以此二字輕置于口乎庚戌外計孫丕揚出一單示臣淛人之及者較他省稍多臣問何故丕揚曰其人數原多耳臣曰得毋以舊轄之故而波及乎因移書丕揚力言其不可丕揚報書承教公平正大敢不仰體恐不仰體臣于淛人果何怨也御史歷數淛中之名臣如于忠肅輩謂臣不如此其待臣殊厚以臣自視固不

必遠引前哲卹目前潮中諸臣內而朝列外
而藩方督撫以清節宏猷著稱勝臣十百者
夫豈無人固皆與臣歡然莫逆者也臣縱不
能推轂亦何至排之禍之臣在事七八年潮
中何人爲臣所排爲臣所禍御史若明以告
臣敢不任罪以七八年在事之日如此今將
出門而構此大釁何愚如之至于韓敬爲臣
門下士臣甚憐其才科場議起人方罪臣爲
之解救御史之不盡題臣至今不知乃疑臣
以敬之故而遷怒得毋過乎總之臣快口直

賜語言不慎道聽塗說不避嫌疑往往無其心而有其舌無其事而有其形一生大病全在于此御史之言臣實何以致之真臣之藥石也臣心悅誠服非為矜語本欲付之忘言而以事關淛人所包者廣如聽者不察謂臣實有禍淛之心是臣開罪一省之人即幸而見原臣獨不愧于衷乎故敢畧陳其愚伏望

聖明裁察臣求去迫切併望

聖慈速賜臣歸臣去之後一切猜疑氷消霧釋豈但臣之幸亦世道之幸也臣不勝冒昧悚息

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仍年公平正大毫無偏黨坦衷直道朕所鑒知言官未悉卿生平妄相猜疑何足深辯卿宜安心即出贊理定國是濟時艱毋得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請撤回稅監揭

時以高寀激變事尚御覽

聖鑒事

撤回蓋非獨爲一方安危利害所關亦爲
國家惜紀綱爲
皇上惜體統也候
旨日久未奉
處分而貌方撫按官告急之章愈危愈懇今日又
接福建各鄉官揭帖備述稅監之猖狂與禍
亂緊急之情狀讀之可驚可駭令人情方在

擾攘而高寀復拘禁同知陳豸堅不釋放撫按不得已令他官代拘寀亦不聽自來稅使恭肆雖多然如此擧動從前未聞傳之天下書之史册寧不爲

聖朝之辱

皇上方減稅恤民

德意甚盛而此方百萬生靈望

闕呼

天稽首請命朝不謀夕尚何日延一日不一

處分以解此倒懸之苦乎當此

詘隱悠悠

聖躬焦勞之日臣若少有可緩豈敢如此頻瀆萬

懇

聖慈即渙綸音將髙寀撤回豈獨海邦之幸亦

宗社之大幸也臣不勝冒昧迫切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